

書 叢 會 社

興復的業農與特爾基

著 悌 潘

譯 卓 黃

社 學 共

1 9 2 2

勞農俄國研究

是書專述俄國勞農主義經過之原委，對於俄國革命之歷史，勞農政治之特質，組織之綱要，社會文化設施的方法，解放婦女之原由等，均敘述甚詳，讀之不僅明白勞農制度之現狀，且可了解勞農主義的宗旨之所在。

李達譯 一冊定價一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

月初四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Penty**

譯者黃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貴陽	福州	長沙	廣州	常德	衡州	潮州	張家口	新加坡
濟南	天津	太原	保定	開封	鄭州	西安	吉林	龍江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南京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序

在最近投稿倫敦日報的「混亂中的歐洲」的幾篇文章裏面，作這幾篇文章的人從大戰停止後匯兌跌落的比例的趨勢中推測到近代歐洲的命運。在他的最後那篇文章裏面，他暗示「或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看見了一個最後解決的異象」，他於是又繼續說「但是如果是如此，他們就須現在從雲霧裏面下來趕急在此地動手建設他們的制度」因為「若是讓世事隨他自己再飄搖兩三年，那就未免太遲了。」

這本小書接受歐洲事務的普通觀察點像在那些文章裏面所列舉過的一樣，並且還把這種討論拿近實際政治一步。若是我們不能發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各處建設他們的制度，這就並不是因他們沒有對於這事的願意和欲望，乃是因為除開關於建築基爾特以外他們就不知道要如何的開始工作。我們相信我們知道最後的解決；但是至今我們並不十分明白第二個手續是甚麼。基爾特社會主義內部最近的區分僅僅為追及這種運動的著作一個顯然的證據。當我讀那些已述過的文章的時候，我覺得這種苦惱或者因為基爾特的學說和政策不十分

適當到這種程度：他的建築僅僅的圍繞了生產的問題，卻把匯兌的問題疏忽了。或者這種事情是不能免的，因為我們開始就從生產問題的研究而不從匯兌問題的研究來相信基爾特組織的主要的正直。並且，基爾特學說的特別形式大都是因為他要起來抵抗集產主義的官僚的趨勢。在這方面，基爾特學說的缺點並不是在他確說的非真理而在他沒有注意真理的其他方面。這本書的目的就用匯兌觀察點述說基爾特的學說和政策來修補這種缺點。他和以前的基爾特理論不同的地方就是各有各的注重點。代替把基爾特的建設當作中心的問題，他把基爾特視為到終點的一個方法——終點就是公平價格的維持——相信只要這個匯兌的問題是一個金錢和價值的問題，公平價格的設立總是匯兌問題的解決。他又表示出來，對於英國，農業的復興是使匯兌堅固的必須的條件。把問題這樣的推廣，他可以吧基爾特的意義傳到他從前沒有到過的地方去。

前面已經提及「混亂中的歐洲」的幾篇文章。經過他們的著作者華爾德君 (Mr. J. S. M. Ward) 和倫敦日報的主筆的許可，我能够將他們放在這本書裏面當為附錄。這幾篇東西是華

爾德君所作的「我們的工業制度能够存在麼」一書的概論 (Can our Industrial System Survive) (W. Rider and Sons Ltd., 2 S. 6 D.). 我對於這本書不能過於稱贊因爲如果事實和數目將要使我們覺得這種我們遇着的情形的實現, 他必會如此的做, 不過對於一個很想了解這種問題的人, 這卻是不可少的書。

潘 梯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

目次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收到

第一章 社會學說的需要·····	一
第二章 外國貿易與工資·····	六
第三章 大企業的專橫·····	一三
第四章 投資與浪費·····	二〇
第五章 生產多而消費少·····	二六
第六章 固定價格代替投機·····	三二
第七章 基爾特與公平價格·····	四二
第八章 將來之大變化如何·····	四八
第九章 農業與移民·····	五八

第十章 機器與失職·····	六六
第十一章 道德與經濟·····	七七
第十二章 工業主義與信用·····	八三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

第一章 社會學說的需要

世人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意見雖怎樣的不同，然而他們總承認現在的秩序是已經混亂。誰都覺得世事是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們承認這不過是一時的問題——頂多不過幾年的光景——我們就會走到那個大的「危機」那時可以決定或者英國將成為俄羅斯，或成為中歐的樣子——無政府和野蠻——或是從新改造一番成為一個以協作或公共社會為基礎的國家。

對於上敘的兩條道路，世事將選擇那一條，都是以我們在近的將來的行動為轉移。若是我們讓自己這樣的混過去，那麼，不出幾年的光景，我們一定要到我們所稱為波爾斯維主義的地步。因為『波爾斯維主義本是窮苦飢餓人最後的遁逃』（註一）等到我們曉得現在一切必經過的原因，我們那時纔相信飢餓是我們的盡途。若是我們想免去這個命運除非趕急向前從根本改造社會，差不多沒有別的法子。因為這本是根本上的一個問題。所以除非我們乘這危機沒

到以前趕急去做，我們必不能毀保存我們現在的文明。

（註一）在這個國中，波爾斯維主義是非幻想的社會理論者的最後地步。

同時我們的改良家和政治家，所遇着一個困難，就是他們應該知道怎樣去做他們的事。他們的生活大都是依着某種理想，絲毫沒有想到未來的事情。他們總覺得我們的燦爛的文明的進步和解放，其中雖然有些不完全的地方，究竟比過去的文明高得多了。不過現在我們已經被「天罰」克服。幾年的戰爭把我們燦爛的文化漸漸的破壞，而我們的改良家和政治家並不能解釋這樣的事為什麼能發生，因為他們缺少一種對於社會問題的全體的了解。直到現在他們還僅僅的注意到社會上次等重要事情，把那些主要和根本的原理的討論忽略過去，以致缺少那個大「危機」所要求的心智的準備。

他們缺乏真正的把握的證據，從各方面都看得出來。凡是曉得自己需要甚麼的人，總是向前直進！他們一舉一動，總是迅速，並且具有決心。但是在現在若是有一個人僅從表面上判斷，他一定會說政治中最大的意見，要等我們被壓迫的時候，他才能變到高貴的地步。不用說，那只是表

面上的判斷罷了。講到真實的解釋，就是我們的政治家也已經迷了他們的途徑，他們缺少一個指南針去引導他們。換一句話說，他們已經成為機會主義者，因為他們失了他們的信仰，而他們之所以失了他們的信仰，就是因為他們所依托的社會學說，已經變為不能保存的東西。在歐戰以前，風行十九世紀的經濟的個人主義的福音，早已喪失了他的信用，同時代替他的集產主義，又已經證明不能施諸實行。但是這次大戰，却成就了這些信仰的破壞，其結果，相信這些信仰的人，竟七顛八倒的有時實行這個，有時實行那個，希望某種事實可以挽回，那時他們又可以得志。不過這都是白費心血，因為他們既沒有信仰，所以就缺少堅信；而且這件事足以妨害他們在任何方面以同一的目的或繼續的努力去活動。在成千累萬的應該隨時注意的事情中，他們不能般分別那是主要的和根本上重要的，那是次等重要的。所以有時他們無意的碰着那些如果他們能般堅持到底一定會產生結果的事情，他們總是缺少前進的決心，並且當他們碰着一些阻礙的時候，他們就繞道而行，或是選一條捷徑去走。所以一直要到我們能般創設一個社會學說未引導他們，他們才能做事，因為世界上本沒有甚麼純粹實行上的問題，何況在每個實行上的

問題的後面，還有一個理論上的問題的存在。

到現在，所有從前曾經得着廣大的組織去支持的社會的學說，自歐戰以來都完全失敗了，至於失敗的唯一原因，即在這些學說承認產業制度是一個永久和堅固的東西，這不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以此爲然，就是社會主義也是一樣，並且所有社會主義者的學說，大都預先假定將來必有一個時候，工人能够把資本家的產業拿來自己管理，其結果，社會主義者和勞働的領袖們當他們看見產業制度破碎的時候，他們一定非常迷惑，和資本家自己一樣。這種分解的可能性從前並沒有在他們面前實現過，並且他們也沒有想到如何去阻止他。這並不是可驚異的事，因爲他們信仰產業組織的永久有如此厲害：足使他們拒絕一切和產業制度不能一致的思想；並且凡是具有根本性質的思想，終久免不了，和產業制度衝突，這在實際上講來，就是他們不承認任何根本的思想，所以他們如同擱了淺的一般，結果沒有一樣和現在時勢合宜的思想。只有波爾斯維克的幻想就成了真；他們的幻想所以變成了真，因爲他們除開經濟的信條以外，他們的忠心還存在這個階級戰爭裏面。他們的信仰有如此堅固：他們相信如果工人得着權力，那嗎，

事情將要自然的糾正自己，並且他們在實際上阻止一切關於將來能够轉變他們獲得權力的中心的思想。

我們既承認現存經濟學說的失敗是因為他們承諾工業主義是一個永久和堅固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應該相信無論那一種適宜時勢的新社會學說，必定要以反對工業主義的原理為基礎。這樣的原理，我相信可以從社會主義的運動的非正式的哲理中演繹出來，這種非正式的哲理是和他們的正式的哲理或法定的學說不同的。社會主義的正式的學說是基礎在工業主義的永久性上，到現在已經永遠的失了信用了。但是他的非正式的哲理還是安然的存在，因為他是建立在一個比經濟學說更為緊要的東西上面——人類天性的永久需要。在消極的方面，他是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道德革命；在積極的方面，他却是建設在互助、情義、共同生活和四海皆兄弟的原理上面。這都是社會主義最終的目的，並且他們依着彼此互相的作用而生長。自從現在社會越變越無望，越腐敗，越不堅固以來，社會上的人也漸漸的傾向理想主義一方面；這個理想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非正式哲理所供給的。這些人前此本是承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是一

個製造他們對於道德的抗議的便利公式。但是他們中間有智慧的理解的人却是很少，因為他們多年是把學說囫圇吞下去，並不嘗嘗有什麼味道沒有。他們有時嘗嘗那些味道，却又把他吐出！從我們上面所演繹的看來，我們曉得社會主義到底是道德的運動而不是經濟的運動，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歷來各種學說都失了信用，然而他們還是得着一種強力。我們必當在這種強力上面去建設！我們的目的應該使經濟學說和這個非正式的道德的哲理連成，一種直接的關係，並且還要把他挖成一個溝，使他們的全體強力在裏面流動，不致於消滅在矛盾的信仰和不可能的主義的河中間。

第二章 外國貿易與工資

前章我已經論到一個社會學說的需要。這個社會學說，可以把經濟社會主義的非正式哲理及其互助、情義、共同生活、四海皆兄弟的觀念成爲一個有直接關係的東西。近來的事實已經把社會主義中的反抗精神，進到一個新的超越的實現。

歐戰期中，工資因生活程度增高的原故也同時增加。現在物價漸漸的低廉，所以雇主也要求

工資的同時減少，除開這個要求外，雇主還在爭論，說生產價格像這樣的高，國外貿易一定不能復原，並且無職業的人也不能減少。幾個比較懂理的勞働組合主義者（Trade unionist）倒是有點趨勢來承認這種觀念，因為他們預定那些雇主是願意減少贏利，但是一般極端主義者總是不肯承認工資的現存標準的低減，除非經過一個爭鬭。

現在從正式的社會主義的學說的立腳點看來，那些反對去想減低工資的極端主義者的道理是對的。若是資本和勞働間的關係是社會主義者自定的所謂機械的關係，那麼，工人的永遠增加工資的要求是正確的。我們也不必疑惑，無論如何，他們終久是對的。若是十五世紀城市工人所得的工資比他們的日用食物費高上六七倍，或是農業的工人能得城市工人所得的三分之一（註一）是可能的事，那麼，現時這樣大的生產力還不能給工人以稍高於純粹需要的工價，這豈不是一樣最希奇的事麼？並且從精細的審察，可以發見現時的工業制度是消耗的，而且是建設在一個很虛假的基礎上面，以致不能使他付給一般工人合理的要求的工資。工資的增高不能設如勞働者所希望的特殊的道路或法則那樣來，這是很明瞭的。這並不是在事物的天性

中現時存在工業中心的工業是靠著國外貿易的，並且只要是靠著別人，他自然會去競爭。所以除非非享有什麼專賣，或是其他人造的利益，我們務必盡力的減低生產價格，才能如有效力的競爭，即在減低到比歐戰時還低的工價。這是我們不能逃開的一條道路。若是我們仍然要做一個工業競爭的民族，那嗎，我們的工人必須預備採用能使我們的製造家競爭成功的工資。（註二）若是他們對於這樣少的工資不十分滿足——並且沒有原故他們為甚麼要這樣——那麼現時的制度就必當改變。

（註一）在中世紀，工匠的工資普遍是每天六角。農業上的工人大約是每天四角。這不過是普通一般工匠而已。並且他們每天只有幾小時的工作，這是很明瞭的。有時，雖然那些勞工遵禮拜日或例假不作工，然而他們還是享受全年的工資。並且他們有時吃雇主的飯。在這樣的情景中他們每禮拜的費用只有六角，或八角的光景。那時衣食很豐富而且很低廉，所以工資纔可够用（六世紀的工作和工資）——梭羅若傑所著的——第三百二十七頁到三百二十八頁（*Old Conditions of work and Wages*) By G. E. Thorold Rogers P. 327—328.

（註二）讀者切不要以為現在工資無差別的減少，是從我所說的話發生的，因為在這本書未作以前這事早已發生了。

在高級工資爲工業停滯的原因的地方，像他爲各種事情停滯的原因一樣，都是使我們相信他們若是要使機器仍然活動則非減少他們的工資不可。但是因爲生活低下而減少工資的原來的意思，好像已經被人用爲減少廉價工人的工資的諒解，因爲這般工人本是沒有組織，所以不能有抵抗的能力。這事不止於人道，並且不經濟。這種工資減少的謬說將在下章的末段表明出來。

在這裏，我們就可以知道普通的社會主義者的謬誤了。若是僅僅的改變工業的所有者，那麼，現時的制度決不能說是已經改變，即使工人能够得着工業的所有權，將來他們也必服從那些經濟的法則像現在雇主所服從的一樣，並且他們不得不取同一的行爲，因爲他們也要使用一樣的機器。但是如果我們想要改變現時的制度，我們就必當承認工業有盡力的對外國貿易宣佈獨立的必要。這裏就含有農業復興的意思，因爲只能用那種手段才可以挽回國內商場，只要工業是靠着國內商，我們就能够去練習管轄工業的狀況，那時才能够引進工人的真正根本的地位的改變。但是如果工業永久的靠着國外貿易的經濟的浮沙，那麼，我們所假定的這種變更統歸失敗！所以，工人的地位要想變更，他們必當有遠大的眼光，這已經是很顯明的事情。世界上

並沒有甚麼現成的社會主義，但是在十年中一定可以得着，只要工人能够在這個期間把持着一個堅固的政策，不過其中有個困難，就是一般工人——每個階級中的多數人也是一樣——總是以他們自己的職業的標準來考察社會問題。工程師要用工程學來解決；做鞋的人要用鞋子來改決；還有做店夥也要用做店夥的法子來解決。當一切國家漸次變為依賴國外貿易的時候，他們不注意現時支配他們的漫延全球的經濟勢力，這也或者是自然的事情。

我已經說過若是要想工人改變他們的地位，他們必要有遠大的眼光。這是很明白的，近世工業的活動，在根本上本是過渡的。就是歐戰沒到以前，已經表明出來現在存在的情形是一定會發生的，因為現在的佈置是貨物從地球這端產生而食品從那端生產，所以這種佈置沒有永久的原素。他的生存是靠著許多東西的其中最要緊的一個——就是，我們（英國）是首先利用機器製造物品的人。我們這樣長久享用的這個實力的專賣權，鼓勵各方面分配的生長。但這是不合經濟的，所以不能久存，因為我們知道即使其他各件都能相等，若是在一個與市場很近的地方，產生貨物一定比在遠的地方產生貨物為價廉。一個佈置也許是不經濟的，不過風俗和習慣，在